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金台全傳 第二十九回 金台借貸到山塘 金忠聚眾鬧雲樓

上回講到劉乃是個老年之人，故而直訴出金忠之事。金台聽說，叫聲：「老伯放心，那金忠雖只無禮，到底要用好言說化其心，自然不來了。」劉乃道：「咳，好漢啊，那金忠以力為強，老朽苦苦哀求，全然不理的。」金台叫聲：「老伯不必心焦，待吾來說，管叫他好好的走去，令愛的名聲保得牢的。」金台的性家生成功的，聽你那樣凶法，總勿動火。如非拳頭打到他身上，他也勿讓，勿比目下這些朋友，本事勿有，火性倒大。嵒娘可怕，窮爺呢不怕。其實一見兇人，口缸就軟，獨想逃走。金台是個好漢，不是這宗行為的。劉乃聽了金台之言，便進來說與玉芙蓉知道。玉芙蓉道：「金大伯伯難得來的，論禮須要端正酒席，堂前款待。」劉乃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待吾到天和館去叫一桌便了。金家伯伯是個英雄，況且親道相關，女兒，你出去與他見個禮。」玉芙蓉應聲：「是，曉得。」想進房換衣來見金台。只見老劉走出來，含笑叫聲：「英雄，二小女出來見禮。」金台道：「呀，不敢，不敢。」便立起來把衣服正好。裡邊玉芙蓉走出來，輕啟朱唇，稱聲：「伯伯。」尖尖玉手捧著胸懷。列位，那貌多花又不是金台的妻子，為什麼玉芙蓉把金台叫起伯伯來呢？只為與蘇小妹認為姊妹，雖非合母，情勝同胞。況且沒有別的稱呼，只好叫聲伯伯了。一邊叫了伯伯，一邊叫聲姨妹，深深作揖還禮，不避嫌疑，西東坐下，彼此問安。且說劉乃取銀到天和館備酒，剛走出，金忠就到，將身立定，心中思想：「今日劉乃肯把女兒與吾成歡也罷，若再不肯，就把雲樓拆去，方見俺的利害。」雙手推門走將進來，卻不見劉乃，倒有一個此刻坐在東首，西邊坐著玉芙蓉。金忠便進，心中大怒，雙目圓睜，想道：「這老烏龜如此放刁，吾到來兩次，不叫女兒出來，見日與這狗頭對坐扳談，真正氣死吾也。」便大步灑開，走進來了。二姑娘一見，頓然一呆，便輕輕就對金台說：「這個就是金忠。」連忙進內，在屏門之後張看。金台立起身來，原不動火，看他如何。金忠便放聲大喝：「呀，你是何人，擅敢與二姑娘對坐麼？」貝州好漢笑道：「朋友之言差了。這裡是清清白白的人家，並不是平康院子。吾乃是親戚，相誼來探望的，說說談談，並不犯你。你得罪吾麼？快些外面去。」金忠哈哈道：「大膽的狗頭，在吾金大爺面上撒野麼？吾到這裡，你該迴避。什麼倒叫吾出去，呵呵，這還了得？」看金台矮短，拳頭起處，兜胸打來。金台輕輕挑脫，回手這記拳頭利害得很，金忠也要來招架，那曉得本領高低太遠。那金忠平日間自道本事高強，動不動就要打人，那裡曉得今日碰著了金台，招架勿來，如何還手？料想打他不過，只得逃走。金台任他逃去，笑道：「一點本領也沒有，在吾面前使什麼凶！」劉二姐忙出來含笑叫道：「金伯伯原像天下馳名的真好漢，不須幫忙，打退金忠。」金台道：「吾道金忠那樣凶法，原來是個無能的東西，要死要活多在吾掌中。」

再說金忠氣衝衝自言道：「罷了，吾道小小狗頭沒有什麼本事，乃知力氣甚大，拳頭又好，想來打不過他也，只得脫身出來。且去告知師父，再來報仇便了。」正走時，卻逢劉老備酒回來。一見強梁，心就急了，不免要上前去說幾句好話。叫聲：「金大爺那裡來？滿面通紅，呼呼氣喘，敢是與那個打架麼？」金忠道：「劉乃這老亡八，不知那裡來的野賊，留在家中行兇打吾。吾今那肯干休，你去收管這無知小狗才，俺家要打還風陣呢。停一回來報仇。若是將他放去，今宵就要拆去雲樓，把你這老牛活活的敲死。」劉乃想道：「呀，不好了，聽其口氣已經到過吾家裡，與金台打過的了。咳咳咳，不打還好，一打打出禍來了。」便急忙忙回到家中，喘呼問金台道：「何故要打金忠？」金台道：「啊，老伯，他若好好的說，吾也不去打他，那個叫他出口傷人！就打這強梁也不妨的了。吾道他是個好漢，那知本事平常，全上不得吾手的，幾何打死。得放手時，總須放手，故而放他活命的。」劉乃道：「啊呀，如今惹出禍來了。他的朋友甚多，況且多是拳教師。方才途遇對吾說，要來打還風陣，叫吾不要放你去走；如若放了你去，就要拆毀雲樓，連我老朽要受害。這便如何是好？」金台聽說，手搖搖叫聲：「老伯，不必心焦。他的說話雖狠，無非唬你，保得定金忠不打還風陣的，那敢在老虎頭上抓癢呢？」劉乃道：「你便這樣說法，吾道他總要來的。」金台道：「且待他來再作計較。」劉乃是急得不得了，金台看得稀鬆，二姑娘便叫聲：「爺爺，伯伯名聲天下聞知，無敵手的，必然不怕那姓金人的。」正在談論之間，又聞外面扣門之聲，劉乃道：「不好了，啊唷唷，打還風陣的來了。」金台說道：「縱然要打還風陣，也沒有這樣快法的。」玉芙蓉道：「爺爺，必是送菜的口虐，且去開看。」劉乃硬著頭皮，開門一看，果然小二送酒菜來。劉乃即忙款待金台，說道：「啊，好漢。」金台道：「咳，老伯，既為親戚，只管如此稱呼，倒覺不雅，隨俗些好。」劉乃道：「老姪如何？只為家寒少禮，備杯水酒略表微心。老姪盤桓幾日遊玩遊玩，再聊助些盤川。」那時金台正在肚饑，也不推辭，竟與劉乃對坐而飲。

書中先要說金忠自誇本領人間罕少。那一日撞著金台，打不過，要告知王浦打還風。此刻劉鬆正與王浦閒談，金忠走進，劉鬆便把金忠一看，心中思想：「難道也被人打了麼？」王浦便叫：「徒弟，滿面愁容，是何緣故？」金忠道：「啟告師父知道，徒弟今朝游虎丘，偶步到雲樓去，只見門開在那裡，吾便走進去一看，男女二人對面坐下講話。」王浦道：「那爾呢？」金忠道：「女的就是劉乃之女，名喚玉芙蓉，男的卻不認得。那女的見了徒弟，即忙走進，所以吾說了幾句不伏之言。可惱這男的就罵起吾來，因此與他打架。他就倚恃本領，打得吾不能招架，一溜煙逃來的。今日真正不幸，要求師父去報仇呢。王浦道：「有這等事麼？俺王浦的徒弟甚多，只有打敗別人，從沒有別人打敗了吾的徒弟。你可知道他叫什麼名字？」金忠道：「不曾問得。」王浦道：「如今在也不在？」金忠道：「還在雲樓。」王浦道：「既如此，待吾親去看來。」劉鬆道：「王師父請啊。」王浦道：「劉老師可同去麼？」劉鬆一想，吾若不去，只道吾怕事。即忙回說：「理當助興。請了。」此番王浦勇如虎狼，要去打還風，又帶了一班徒弟。金忠仗勢衝頭行來，已是雲樓。金忠扣門，劉乃與金台正在吃酒。劉乃聽見扣門，忙對金台說道：「扣門者必是金忠合了許多朋友來打還風，如何是好？」金台道：「啊，老伯，自古兵來將擋，何必膽小！待吾出去見他。」劉乃道：「人來得多口虐。」金台道：「不妨的。」劉乃心慌膽卻，如今必有一場大干戈了。二姑娘急得雙手亂搓。那金台一些不在心上，那怕金忠人多！開出門來，仔細一看，笑道：「打不過俺家逃了去，應該學習學習。如今去了又來為何呢？」俺家豈怕人多麼？反不如早些拜吾為師，把上好拳法傳授你，自然名望振大了。」這幾句話說得金忠尤如雪上加霜，氣喘呼呼，非但不能動手，而且人如呆徒。那邊劉鬆走近一看，就是渡僧橋堍下打吾的朋友，嘗過滋味，也勿敢效勞。王浦也走近來看，連忙拱手問道：「英雄可是貝州金台麼？」金台道：「然也。」王浦即忙深深作揖，呵呵笑道：「小弟看來原像金二哥，幾何冒犯了。請啊！」金台道：「嚇，不知閣下尊姓大名？如何認得小弟？乞道其詳。」王浦道：「此地不是講話之處，請到舍下細談。」金台道：「話未說明，不好驚動。這裡舍親處坐坐便了。」王浦就叫四個徒弟先行回去不表。

且說王浦挽了金台的手，兩人見禮，劉鬆也向金台作其兩揖。金台想道：「原來就是宕拳頭的朋友。」劉鬆見了金台，好不惶恐。王浦叫聲金忠道：「這位就是貝州金台，不可冒犯，過來見禮。」金忠道：「是哉。」此刻金忠走過來，上前見了金台，謙遜坐下。只有劉鬆頭也不抬，只因跌了一交，實無面目，欲思告別先行回去，尤恐金台說出來。劉乃在門背後看得明明白白，走進來對女兒說道：「如今才曉得，金台果然是個英雄。三個拳教師見了他，再也勿敢撒野，倒在那裡講正經哉。」王芙蓉道：「爺爺，待女兒烹起茶來。」再說王浦叫聲：「金二哥，你可認得吾麼？」金台道：「小弟看來原有點面熟，不知尊姓大名。」王浦道：「小弟姓王名浦，也是貝州人氏。那年同了幾個朋友搶了過往客人的財帛，被官兵捉住，審明小弟是個從犯，減等充軍。在監時候，多承照應。後來起解，又承厚助盤川，別後已有兩年，時時想起的。近來聞得二哥罪犯彌天，奉旨捉拿，不知何事來到此間？」金台聽說，把頭點點，才記得兩年前貝州大盜王浦，減等充軍到此，就是他。今朝難得重會，千里相逢，總算有緣。那王浦叫聲：「金二哥，小弟想你是個人間好漢，那得犯此大罪來嚇！」金台道：「王大哥有所不知。」便把前情一一說明。王浦連稱：「可惜，埋沒了英雄名望，令堂在家靠何人呢？」金台聽說，便道：「這就是自尋煩惱，吉凶死活由天判斷，憂愁也無用。」王浦道：「金哥，自古道，身長六尺天下難藏，如若東漂西宕，倘有差遲如何呢？」金台道：「不妨。倘然再被捉住，自然甘心受苦。」

一日不拿吾，金台餘生一日也。」王浦聽說，笑呵呵道：「好個英雄大丈夫，全無怕死貪生的意。」便指著金忠道：「這個金忠乃是吾的徒弟，不知人事，冒犯虎威，幸勿見罪。」金台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這是小弟無知，故而冒犯了令高徒。」王浦道：「啊呀呀，言重了。」金台道：「這位仁兄尊姓大名？」劉鬆免不得回答：「小弟姓劉名鬆。」金台道：「府居何處？」答道：「本地。」金台道：「原來本地人氏。曾記得是那裡會過的。」劉鬆一想：「啊唷唷，這句說話倒問得尷尬，無非在渡僧橋街上會過的，好一句刁巧話，鼻吾痛癢，叫吾什麼樣回話呢？」頃刻之間，面紅起來了。忙答道：「從來不曾會過的。」金台道：「嚇，面熟得很。」劉鬆道：「正是。」卻好劉乃送茶出來，金台叫聲：「啊，老伯，這三位多是好漢，禮當相見。」劉乃道：「啊，三位英雄，老朽劉乃見禮了。」多道：「啊呀呀，老人家，常禮罷。」見禮已畢，加了劉乃一個坐位，各人吃了茶。王浦叫聲：「金二哥，舍下談談去罷。」金台道：「天色已晚，改日來了。」王浦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日再來相請。告別了。」劉乃道：「多多有慢。」多道：「好說。」三人作別金台。劉乃、金台送他們出去，回身進內，半門閉上，與劉乃重新吃酒。談談說說，天已晚了，就將牀鋪安排。金台燈下閒想，不覺哈哈笑起來道：「吾在衙門中為馬快，應該守法。多蒙師父把拳頭教了吾，那曉得本領無人及得，名揚四海，人人敬重，多多畏伏吾金台的。就是英雄好漢卻也不少，往往碰得來多是落後的。連吾自己多不相信。難道普天之下，並無強過吾金台的麼？咳，可惜了嚇！本領高強，總出不得仕。不能做安邦定國的棟樑，只是漂流不定，母子分離。」金台想到了娘身上，心事上了，便短歎長吁，急閃在胸。

且說那劉乃叫道：「啊，女兒，為吾的想起來正可笑。」玉芙蓉道：「嚇，爺爺可笑什麼？」劉乃道：「可笑那王浦、劉鬆、金忠三人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尤如強盜一般，竟像可以殺得人的樣子。今日見了金台之面，好似老鼠逢貓，大家呼腰恭敬他，真正是強人自有強人收。」玉芙蓉道：「啊唷，爺爺方才打門之時，唬得吾捉身不住。若沒有金大伯，誰能擋得！」劉乃道：「吾也在此想，千幸萬幸，留住金台，此番必須厚贈盤川可好麼？」玉芙蓉道：「爺爺，正如此好。夜深了，進去睡罷。」父女二人各自歸房，一宿無話。

來朝天亮，大家穿衣梳洗等話是不必說。金台想想，住在這裡沒有什麼好處，意欲開口借些盤川，倒是不好意思。正在煩想，只見王浦、劉鬆二人親自來請。那金台卻不過，只好同去。到了王浦家中，說說談談，少刻酒肆中送到一席酒筵，三人同飲。王浦便叫金二哥道：「你今有罪，現在各處查捉，此地也久難住，須當防備拿捉。並不是王浦無情打發你呢。」金台道：「王大哥，這是你的好話。」王浦道：「金二哥若不怪，吾今有白銀二百兩送與二哥做盤川，且往他方尋個安身之所。」不知金台意下如何，請看下回分解。